

沪语讲堂

从上海话里看上海城市精神

——上海话前世今生之八

文 / 钱乃荣

头”、“拆烂污”、“空口说白话(信口开河)”，指斥无边际个空谈为“飞机上吊大闸蟹——悬空八只脚”。

第二种精神，是“门槛精、活络”。

竞争个商业社会磨砺陶冶了上海人个“门槛精”，行事“精打细算”，讲究能力搭技巧，“懂经(在行)、来事、有法道”。办事还养成了“活络”个门道，“头子活，路道粗，花露水浓，兜得转，就会保险勿“豁边”，“木头木脑”、“外行搭煞”是勿来三个。

第三种是“桥归桥、路归路”搭“契约”精神。

上海人奉行“各人头浪一片

天”个原则，“桥归桥，路归路(各管各、互勿相关)”，各人管好做好自家个事体，“脱依浑身勿搭界”，反对随便“轧一脚(插一手)”；也不占人便宜，别人有什么嗜好，“关我啥事体(勿管我个事)”!“勿来勿去，大家清爽”。

上海人辣商业化社会里又养成了可贵个遵守规则、重理性个契约精神，崇尚“产权分明”，要合作办事，就要签张“单据”，按章办事，“关门落栓(把话说死)”。协调关系，做事体讲究“摆平”，“刀切豆腐两面光”，“谈得拢就上，谈勿拢拉倒”，勿“敲橡皮图章(决议不算数)”，勿做“一笔糊涂账”，十分鄙夷“放空炮”、“开大兴(说大话，勿

能兑现)”，拨人“吃空心汤圆(答应又勿得兑现)”，“放白鸽(爽约失信)”拨人“吃药(上当)”。

第四种是“拼死吃河豚”个精神。

有了契约规则，创新就有保证。上海人十分崇尚进取开拓，觉着既没新个“花头”就“勿适意、勿太平”。敢于冒险创新，就“勿管三七廿一”，勿惜“损铜钿银子(花钱下本)”、“横竖横，拆家棚(横字当头，豁出去拉倒)”，去“钻天打洞”，所以上海是个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上海话当中崇扬创造性个成语特别多，像“碰碰额头角(碰运气)”，要“出风头”，“一蓬风”勇往直前，勿怕“顶山头(碰钉子，被顶

住)，勿怕“老虎头浪拍苍蝇(胆大包天)”，交关人有“闯市面”、“开码头(出外闯荡)”个勇气。伊拉深知“小钿勿去，大钿勿来(吃点小亏而占大便宜)”“旧个勿去，新个勿来”的道理。会做生意个上海人还常常对常例“勿领盆(勿买帐)”，企望“小鬼跌金刚(弱者战胜强者)”，“棉纱线扳倒石碑楼”。伊拉连小囡都褒扬从小“野得出(闯得开)”，“出掣(闯得出，善于表现自己)”，最勿屑个是“脑子勿转弯”，或者成为“软脚蟹(喻胆小、意志薄弱的人)”、“缩头乌龟(喻遇事退缩在后、无能的人)”一类个“缩货”。

烤山芋最好吃

文／沈叔图／范生福、范思田



我从小爱吃山芋，家里吃山芋汤当点心，妈妈带我到南京路四大公司买东西时，总要到五芳斋去吃“过桥面”。她点甩水过桥汤面，我吃虾腰面。我只吃虾腰，不吃面，吃不饱，妈妈再为我点一碗。五芳斋有名的烤山芋，店门口有一大锅子，锅下烧着火，锅里剥皮后的一只只山

芋堆得像小山一样。五芳斋的烤山芋与众不同，又酥又香，而且发红，看在眼里，口水直涌，吃在嘴里又香又甜。

可是我最爱吃的是烘山芋，家里烧不出，店里没供应，只有在弄堂口有一个老人，用铁钳从大火炉里钳出一只只带皮的火烫山芋，烧熟了皮有糖汁，更好吃。两个铜板一大只，用纸一包，不等回到家，就连皮带肉吃个精光。

臭棉袄

远开一点

文 / 彭瑞高

色深，不好看。姆妈还讲，吃香烟的人，他咳出的痰也比平常人的浓、颜色深。这一些，我都记得很牢。

乡下务农那几年，村里人选我当干部。冬天农闲，开会就比较多。一屋子农村干部，几乎人人都是“老枪”。他们人手一支烟，还递来递去的。从开会吸到散会，满屋子烟雾腾腾、云山雾罩。一天会开下来，头昏脑涨不算，头发、棉袄甚至卫生衫里，都是香烟味道。春节回家探亲，姆妈就讲：你吃香烟了。我讲，我没有吃。她讲：那你棉袄怎么那么臭？这不是香烟熏的吗？我就跟她讲农村开会的事。她就叹口气，讲，你这是吸“冷烟”，对肺也是有害的。

姆妈讲的“冷烟”，就是现在的“二手烟”。明知有害，但我没办法。在吃香烟问题上，我是少数派。如果乡下开会，我阻止大家吃香烟，被赶出会场去也有份。

老里八早

公用电话撑市面个日脚

文 / 郑自华

辣辣廿几年前，上海个大街小巷，到处侪可以看到“公用电话”个牌子。公用电话，曾经是上海滩浪一道独特个风景。

公用电话间一般只有2、3个平方大小，电话间有好几只电话，配置是2打2接(2只可以拨打电话，2只专门接听电话，而2只专门接听个电话既没拨盘)。电话打一次3分钟4分洋钿，传呼一趟3分洋钿，传呼费可以分一半拨个人，一半归公用电话站，站里会分到个钞票买套鞋、雨伞。公用电话传呼划地段个，就好比铁路警察各管一段。屋里向有私人电话个人家勿传呼。

公用电话间里向一般坐辣两个老阿姨，难板也有老爷叔。电话来了，勿会马上就去喊(传呼)，往往要等好几张单子，才会走一趟。出去传呼个老阿姨一只手拿了几张电话单，一只手拿着铁皮喇叭(后来是电喇叭)，一路浪喊过去：“15号亭子间小张，22号客堂间老王，31号三层阁蒋老师”。由于是老式房子，邻舍之间听到有电话，会接龙传呼，辣灶披间一喊，亭子

间转到前楼，再到晒台，厝叫接龙。邻舍关系不大好个，就全当既没听见。所以公用电话也是考核人际关系个试金石。脱传呼站关系搭得够(关系好)个，电话可以勿用挂，直接接听就可以了，但是辣付铜钿个辰光，依要拎得清，除了付传呼费，还要拿电话费付了，否则，以后个电话板数是挂断个。因为挂电话是电话局规定个。电话挂断，等于要排队，等到依拨电话了，有辰光对方占线，有辰光对方已经离开了，跌个辰光双脚跳也既没用，只能怪自己拎勿清。为了搞好关系，让阿姨及时传呼，一眼常户头会天热买点冷饮，天冷买点糖果，拉拉关系，以便得到关照。辣传呼中，由于地方口音和文化高低个因素，经常会有老多有趣个故事。朋友老张个老婆到医院看病，伊拿看病结果通过电话间传闲话拨老张：“让老张带张报纸去医院”。老张随便哪能也想不通到医院带报纸去做啥。等老张急急匆匆赶到医院，才弄明白，原来老婆被检查出“带状疱疹”，到了传话阿姨厝搭成了“带张报纸”，闹了个大误会。

伊个时候电话紧张，单位电话申请勿出，唯独申请公用电话比较便当，所以厝也是勿少烟纸店也有公用电话个原因。我伊辰光辣烟纸店上班，看见电话也比较新鲜。私事是勿能打电话个。夜快头，头头下班了，一把小锁拿拨盘锁牢(伊辰光电话侪是拨盘式)，同时挂上一块“电话已坏”个牌子。一道进单位个同事门市部和门市部除了开会平时碰勿着，心里就想着电话联系聊聊。可是电话锁脱了哪能办？有高手指点，只要敲打按簧，1击打1下，2击打2下，0击打10下，一试蛮灵光，厝样电话就接通了，告同事就通过厝样个方式畅聊了起来。阿里晓得得电话是单独记账个，收到个钞票专门放辣一只小盒子里，后来发觉收到个角子既没打出个多，打电话个事情终于穿帮。

辣电话资源稀缺个年代，公用电话拨市民带来了很多方便。

随着私人电话以及手机个普及，公用电话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而关于公用电话个记忆却是深深个刻辣几代人个心浪。

闲话闲画

天晓得、天地良心

文图 / 阿仁



亲友之间、朋友道里，依为某人、某事感叹天晓得个辰光，别人会因为一片真心勿能够拨依理解、一段真情勿能拨依明了就叹息：“天地良心、天地良心……”天地良心同样是上海人经常挂辣嘴边浪个一句闲话。当好心拨人家误读为坏心，当真情拨人家错当为假意个辰光，有口难辩、有理解勿清个辰光，上海人就会急得对天发誓了：“天晓得、真正天晓得！天地良心、真正天地良心！”凡是上海人讲到厝样一层个辰光，后面应该是既没啥个闲话可以再讲了。

当然，讲天晓得、天地良心决勿是老实人个专利，上海人里个滑

头货也会拿来伪装自家。明明是背后放了人家野火、戳了人家壁脚个朋友也会冤枉鬼叫个讲“天晓得、天晓得”。明明是抬高了价钿、骗顾客铜钿个生意人也会拍拍胸脯喊“天地良心，天地良心”。要能够识别出“天晓得”、“天地良心”个真伪是人生个一大难题。世界浪还既没发明出厝样个检测仪器和实验试纸。辣我看来，时间才是试金石。老古闲话讲：“日久见人心，路遥知马力。”一点既没错。千真万确。